

死  
綫  
上

王任叔著

海 上  
店 書 屋 金

## 弁言

我未嘗不想把我們的主人寫得堅定一點，但我的筆終於不許我過於誇大，我也只好這樣的寫成一個有時也不免於懷疑革命的革命者了。

這正也如做人一樣。一個人沒有不想生活下去，但沒有一個人不懷疑於人生。即使是思慮極少的鄉愿，他們也不免於歎息人生之無聊。

如其有人對於革命真個像空氣一樣的需要，對於革命思想真個像磐石一般的不會搖動；那一定是橫絕一世的天才，人以上的超人。在我是無力於描寫這種人了。

而況我們名震一世的偉大革命家，也明白地宣言想以美滿姻緣之獲得，藉以鼓勵自己革命的勇氣充實自己革命的意義，舉世滔滔，我們的主人，豈能例外。

我在我的明日裏曾經創造出三個人性；一個是個人主義者，一個是社會主義者；而另一個却是徘徊兩端的人。我在最後終於把這徘徊兩端的人槍斃了。在我不過想：在今日徘徊是不可能了，無論如何要揀一條路走去，所有徘徊兩端的人都應該槍斃。然而不會槍斃的人却都是徘徊兩端的人，這不能不使我感到悲哀——我自己還是不會被槍斃呀！

在這裡，我們的主人名義上似乎已經走上了一條路了。然而傳統的個人主義的思想，還在他腦子裏鼓動。我終於無力把這點瑕疵棄掉，所以我不喜歡他。我又把他槍斃了。

然而我又不肯把他全個槍斃，我要把他的一部分留着，這就是他最後的一句話：

「以自己的生命充作他人的生存條件的人聯合起來！」

這就不同於明日裏的主人了。——在這裡他的希望是明顯地擺着，他是希望有一

個「不以他人的生命充作自己的生存條件的社會」發現。

這一點希望是我們的主人要活下去的意義——雖則事實上他是輕易地給我槍斃了。

一九二八·一·一

是暮春的天氣，天空陰慘慘的佈滿着雨雲，微微的晨風吹來了柔嫩的春寒；使人頗感到輕淡的舒適，像讀着一首輕描淡寫的田園詩。

葉劍影在中山公學的小院子裏徘徊着。他時時探出頭去往路上凝望，像有所期待的。

屋角的鶉鴉着意的鳴着，像在催雨的到來。葉劍影抬頭往上去，覺得有一種神祕的預感通過了心中；天空看去似乎更陰暗，而且似乎有些罪罪的雨絲在飄灑。

——怎麼還不來呢？已經是九點一刻了。

他十分焦急。什麼事情對於他好像都非趕速做了不可。遲延着，擱置着，這

都是老大的狀態，將死的預兆。他這時是想趕早班輪船返到他的故鄉去。正待着一個久不見面的女郎。

十天以前他剛從革命的K省回來。本來想到山明水秀的C省城去辦理黨務。不料輪船並了S埠碼頭看到青天白日旗飄搖空中而感到無限的喜悅以後，接着便是不幸的消息頻頻的傳來，使他怯弱的心漸漸失却了光明轉變成灰暗，他再也沒有勇氣和幾輩精神煥發的少年傲弄春色也似的去辦理黨務了。但有時，他又覺得進化的現象都要經過一翻分化的作用，沒有鬭爭的事實便不會有勝利的給果，在激烈的對陣中便足以十分顯著地表現出革命的精神。他也因之仍是保持着他奮發的狀態。

因為前方的戰事正在劇烈地進行，軍閥的殘餘部隊正依賴帝國主義者勢力，作死灰之復燃，所以從S埠通C省的火車是借作軍用停止了。他只得返到N埠再從裏江折到C省城去。

可是他一到N地後昔日的革命的同伴今日都攪居要職的了。見到了他都不肯放他走，要他在他們所創辦的中山公學裏担任教職，同時，有間空的工夫，要他爲民國日報做幾篇評論，掛一個主筆的頭銜，本來缺少實行能力與應付環境天才的他，對於這兩種職務都比較是適宜而且勝任，自然是滿口的應承着了。

但接着他的故鄉F縣裏的昔日的革命同志知道他已從遠道歸來，便強迫他返到F縣去担任縣中校的教務主任，參議各種政治上的進行計劃。他在這個時候，反而益發明顯地看出自己的能力薄弱了。他最後的決定是奔走於N地和F縣之間，竭他微薄的能力雙方的工作着。

然而變幻的人事轉眼就分定了枯榮勝敗，N埠局勢因黨人的操持過激，終於起了劇烈的變化。工會的委員長黨部的常務委員民國日報的經理都相繼的被捕了。葉劍影在F縣聽到這個消息，便即刻趕來N埠，探問與黨部直接有關係的中山公學是否也受了影響封閉，自己是否還要來N埠担任職務。今天就是他已經探得

了確實消息返到F縣去的日子。

在久久的期待中女郎終於來了。

「葉病先生在那里？」女郎走進學校的時候，向着門房在問。他似乎不認識在小院子裏徘徊着的就是她所要找的人。

「啊，你來了，那麼我們動身吧！」葉劍影在她的問話中知道她就是他久久期待着而已經模糊地不十分記得起了她的音容的江雪痕女士便也搶上一步招呼過來說。

女郎怯弱地退了一步，接着從驚奇的凝視中回過來微微的一笑。默默的點了點頭低低的說：

「是，動身吧！」

葉劍影並不會等他微風吻花也似的回答說出後已經返身到教務室內去拿提篋去了。



「坐車去吧！」葉劍影走到校門時候她已退立在街道旁了。「可是你的鋪蓋呢？」接着他又向她殷勤地問。

「已經差人挑到輪船碼頭了。——好的，我們坐車去吧！」她又怯弱的低低的說。

江雪痕這次是應下縣作育女校的聘請去當教師去的。因為路途的生疎所以由劍影的友人白華的介紹叫葉劍影陪伴着去。

江雪痕坐在車上怔怔的似乎有所顧慮，這顧慮是差不多一般處女接見不識的朋友時的一種新的環境給予她的反映。可是葉劍影却並不感到什麼。只是坐在車上看着她適可的身裁淡紅的衣服——一個俏麗的神像，而拚命地在着追求五年前他腦子中曾印着過一個憨稚的神態粗布的衣服笑容可掬的小姑娘的幻影。他因之覺得自己的生命原來已經是向「下嶺跑去」的人了。

煩囂的市聲，雜踏的羣衆，都在狹隘的街道上充斥着，打破了城市的昨夜的

幻夢。他倆的兩輛人力車便從這紛亂叫喊的市街中通過，來到濱江的船埠上。

葉劍影打發了車夫，讓她先上了船。

她的傭僕已經把她的行李安置妥當了。問一問她是不是還要他陪着去。她看  
一看葉劍影，也就微微的笑說。

「不必了吧！」

葉劍影揀定了一間官艙和她一淘兒坐定了。起初微微的感到空氣的壓迫，不曾談過什麼話。接着江雪痕把淡紅的旗袍脫了。穿着件淡灰色的條子的電光布衫，玄色的紗裙，似乎她又增加了幾歲了。——但在葉劍影看來益發使他不能打斷他曾經模糊地忘却而今都明顯地記起的回想中一個憨稚的神態粗布的衣服笑容可掬的小姑娘。

「你不認識我了吧！」葉劍影覺得太靜默了而且過去的回憶迫着他忍不住這樣問着。

「起初似乎記不起。但是現在我又記起了。」她微笑的說「你不是在春風學園教過書的嗎？」

「是喲——那時你還很小呢！」葉劍影含笑的說。

「是的，那時我怕還只十一二歲吧！」她說，「但因為我家和春風學院相近，常常過來玩的。所以春風學園的主任葉棄病先生我是很認識的。昨天白華先生對我說，葉棄病先生明天也到F縣去，你可以給他一淘兒去。我說，那好極了。葉棄病先生我認識的。明天我就到學校來等候吧。那里知道我聽錯了，却原來是你。所以我起初心裏很疑惑着。」她說到這兒態度非常和平，語調也非常活潑了！

「我自己想，我的確是老了。」葉劍影橫在坑床上，突然地似乎感傷的，但含笑地說：「那時，你差不多只有三尺長吧！你常常穿着一件大條子的布衫，跑到我們園裏來看外國鷄。你還記得嗎？你來的時候，我們終要把你抱來，逗着你

玩或是吻着你嫩白的兩頰——可是現在你啊！竟這麼大了！真是認不得了！」

「噯，老了？」她立着，嘲笑葉劍影誇老，溫和地微笑着擺動着潔白的兩手在身前來回地輕拍着，「噯！老了？」

「這不是老了！你今年可幾歲呢？」葉劍影反抗着她的譏諷，笑笑坐了起來

「我十七歲了。」

「那不是小孩子嗎？我已經是三十將近的人了。」

汽笛聲嘟嘟嘶破靈魂也似的叫了起來。葉劍影向右看去，只見窗外黃波浪擊節也似的波盪着。葉劍影立了起來說。

「要是汽笛再叫一次，我們的船就要開了。」葉劍影又走了出去。

葉劍影站立在船欄旁，無目的的四圍矚望。天空的雲漸漸的淡褪下去；隙痕處露出一痕青蒼像黑夜的一鈎銀月。霏霏的霧雨，業已停止，江上的白鷗在林立

的帆牆上盤翔，潔白的羽衣翩翩地逐着雲痕上下。古式的江橋，灰黑的人，螞蟻一樣的在浮動着，破舊的黑屋沿江靜默的立着，悄聽着江波哀語。紛亂的搭客擁擠着，叫賣的小販跳上了船埠——終於第三次的氣笛唧唧的深入幽冥似的叫了。

「開了！」葉劍影翻身入室。淡淡的說。

「開了。」江雪痕也無意的隨和着。

「江女士，是不是文德女校畢業的。」劍影於是在輪船啓碇後對江雪痕又談了起來。

「不曾畢業，因為媽不肯放我去讀。」她似乎有些不快的說。

「你的先生都是我的朋友呢？」

「那末你也是我的先生了。」江雪痕似乎是誠意的。然而帶着笑說。

「那是當然的。而且，要是去年我不到K省去，本來是來教你們書的。」

「那末你也認識成立夫先生嗎？」

「只是碰了一次面。」

「他和我們很好，他現在到俄國去，他現在不大給我信了，以前他常常有信來的。」江雪痕似乎面上更現出光輝來。葉劍痕似乎在某種意上有所感悟了——  
啊！綽約的少女，已經知道了戀愛了！他想。但他仍繼續的說：

「那麼你們歡喜汪先生嗎？」

「不，我們非常怕他。他一天到晚老着臉尖着嘴。怕人的。」

「張先生呢？」

「他太老實了！我們都要商量着玩弄他。」江雪痕說着這話的時候，面上又  
露了稚氣了。

「呵！你們女子多好狠心，你們多要玩弄男子。」

「……………」

他們總是這樣絮絮地談着漸漸都忘了形不再有所拘泥了。最後葉劍影又談起

了他們在春風學園時候共與嬉逐的事。

「在那時我的確是很歡喜你差不多希望你每天來走一趟。」葉劍影接着說，「有時我出街去了，走過你們的門外，也很希望你每次立着在，笑問我那里去。

——這也並不是爲什麼。只是覺得你是值得歡喜的。」

「這是笑話。」她溫和地說，帶着否認的態度。

「未必是笑話吧！一個小姑娘是誰也歡喜的，因爲對於她可以不必避嫌，天真地玩着，要是年紀大了，像你的姊姊不是嗎？誰還和他玩去。」

「這或許如此；但我似乎這些印象有些忘去了。」她又淡淡地說。

葉劍痕似乎有點失望，他所回憶着的她給予他的印象而她偏是淡淡的忘却了。這無異於警告他，他所回憶着的她給予他的印象完全是個虛幻的夢。但他本不會帶有什麼要求的意思，沉默一會後，也就繼續着再談下去。

「呃！我又記起了。」葉劍影微微的閉一會兒眼，又突然的說：「那時我們

園裏有一個同事章虞之，他不也是常常逗着你玩嗎。現在可怎麼樣了。」

「那，我倒也記不清了。聽說他已經娶了新夫人了。」她說時略帶羞怯？

「他是早已娶過妻的人呀！」葉劍影帶着驚惶口氣說。繼而，覺得自己驚惶的態度是可笑的。

「是喲！舊的丟了，新的來了，這就是你們男子的長處。」

「笑話。——你不要侮辱我們。」葉劍影用着帶突的眼光向她射去。「但是倒底是怎麼一會事？」

「我也不大知道，據說他們已經有了女兒不知怎麼後來感情又壞了起來，終於離了婚。和現在一位姓方的結婚了。」

「大概以先的老婆不時髦，不是女士吧！——畢竟你們做女士的地位就高了

1。

「葉先生，你不要說笑，我怕會要犯臉的呢？」她似乎嚴正然而按不住笑了



出來說。

「那麼你對他們的意見如何呢？」葉劍影同時也稍斂他不檢點中奔出來的浮薄的態度。

「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雖則他們後來的結婚是站在戀愛的觀點上。」

「你贊成戀愛的嗎？」他又走進一步問。

「當然，不過現在我們還談不到？」

「可是相信什麼主義？」

「三民主義——是，我也相信社會主義。」

「那麼你當然贊成唯物史觀的了。」

「當然，馬克思的經濟思想是從唯物的路上出來的。」

「喲！這畢竟不愧為好教師了。我們朋友的學生竟有這麼的見解」葉劍影笑了出來。「但你為什麼贊成戀愛」